



富

伊洛淵源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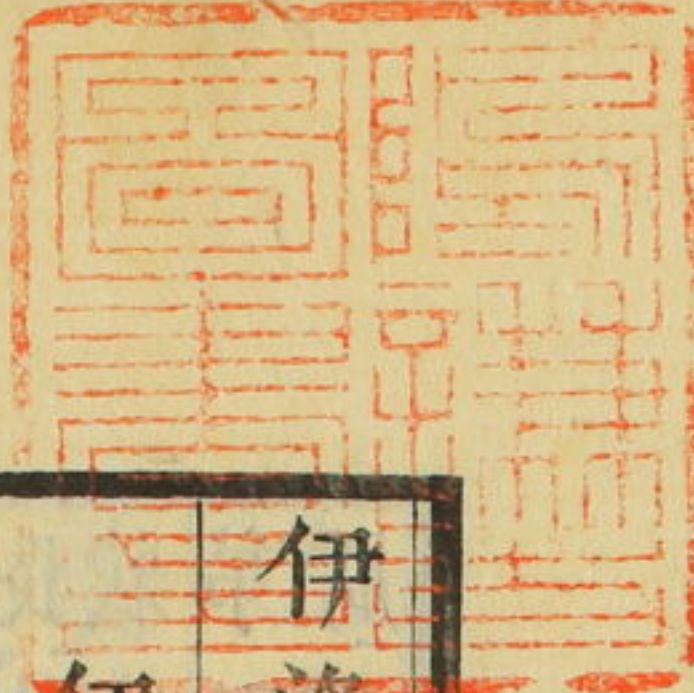
四之六

第二冊

田仁清  
26  
2



門 26  
號 2  
卷 2



伊洛淵源錄卷第四

伊川先生

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

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

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

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

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

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

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



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

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

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

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

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案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

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

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

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

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

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

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土曲儒徒有偏

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

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

弟張載暨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

願為稱首

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

義於朝見哲宗徽宗竊見河南處士程願力學好古

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

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

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案胡文定公文集云

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願道純備學問淵博材資

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

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

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

又謂願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

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

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搏種放高風素節

聞於天下揆願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願之道則有

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

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

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願以

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問以言乎德則

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

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

京國子監教授錄見實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

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

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願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

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方

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願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

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

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

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然非為願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

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

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

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

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

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

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案劉忠肅公文集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見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

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一日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

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它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入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揚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

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脩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

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辯。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

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大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

無此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

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

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

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

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

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

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

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

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案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案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赦才了却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卽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吊喪於禮無  
 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  
 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  
 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  
 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  
 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緝傳信  
 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  
 以麤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  
 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  
 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  
 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  
 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  
 實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  
 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  
 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又案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  
 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

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  
 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  
 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  
 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  
 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  
 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  
 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  
 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  
 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  
 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養不曉事爲浮薄輩  
 所使以害善良乃自知爲小人所給噴鬱嘔血而死  
 案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  
 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  
 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

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聞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願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願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願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願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願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願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脩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久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願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未。大中公憂去官。七

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願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願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願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軾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願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

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

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

尤滅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

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

制見曲卓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十月復通直郎

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

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

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

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

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

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崇

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

正罪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

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

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

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

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

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

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

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

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

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

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大觀二年九月庚午卒于家

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

年七十有五錄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

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

生往來及卒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

亦不敢奠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

則子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于

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

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

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

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

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

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

矣事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

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

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

可也見集序尹焯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

為猶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吊喪誦孝

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細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

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

力營辦細事必親瞻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

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

大以之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

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于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

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

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

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

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乎又有議增解鹽

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寧。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祭文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

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

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

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

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于禮。學者

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

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

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

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

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一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

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一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本無吾。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亦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微。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焯四人。乙夜有素。

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奏狀胡安國。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脩身

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願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

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

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  
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  
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  
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  
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  
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  
則孝悌顯于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  
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  
人同爾然則幅中大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昔者  
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

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願關  
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  
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  
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  
有正蒙書願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  
質疑請益荅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  
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  
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  
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  
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



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遺事二十條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大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願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見涪陵記善錄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穎昌欲屈致之。預戒諸子

姪使治一室。至於脩治窓戶皆使親為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聞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見祁寬錄尹和靖語伊川先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儻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庭

聞蒙錄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于其旁道之以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捨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

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温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

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願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標一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

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見祁寬錄尹和靖語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見遺書下同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

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今永安尉先生嘗說。願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願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

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願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贖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公贖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願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願不相知，豈可受邪？

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敗涪州渡漢江中流，舩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舩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

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  
 之言父老徑去不顧見邵氏聞見錄下同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  
 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  
 閣皆辭之黨禍起責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  
 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  
 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  
 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  
 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

下一字

呂堅中所錄尹和靖語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  
 以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見遺書下同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  
 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  
 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曰  
 默然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焯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諄諄嘗得朱公掞  
 所論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  
 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願在何必觀此若

不得願心只是記得他意。焯自是不敢復讀。見涪陵記善錄

及尹公跋夏夏所藏語錄後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

于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

是指與他个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感大慙。

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見祁寬所記尹

和靖錄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

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

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

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

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

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却

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

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

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

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

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

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

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

之具見胡文定公集

伊川常服蠶袍高帽簷劣半寸一本云帽桶八寸簷半寸四直繫條

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細襖其袖如常人所戴紗巾

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

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見祁寬所錄尹

和靖語

伊洛淵源錄卷第四

伊洛淵源錄卷第四

伊洛淵源錄卷第五

伊洛淵源錄卷第五

康節先生

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吊

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

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

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氏

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先生父諱令進以軍職

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

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

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川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旣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

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



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

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憊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行狀畧

張嶠

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

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汝陽穆脩。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先生既受其學。又遊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廼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

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主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

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  
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  
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  
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  
公爲買園以居之。仁宗嘉佑中。詔舉遺逸。留守王公  
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今上熙寧之初。復  
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誨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  
與今丞相吳公克。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川團練推官。  
皆三辭不獲。而後從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  
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

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  
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  
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  
十卷。自爲之序。熙寧十年春。得疾。踰百日。氣日耗而  
神益明矣。七月癸丑。啓手足於天津之南。道德坊之  
第。初先生葬其父於伊闕神陰原。今從其兆。父以明  
經教授鄉里。及先生之長。退老於家。先生雖貧。養之  
終身。致其樂。弟睦事先生甚謹。飲食起居必身臨之。  
惟恐不得其意。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不幸早亡。

遺事

五條

卷五

三十一

三十一

顯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程氏遺書下同

堯夫放曠

堯夫猶空中樓閣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

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

曰。真風流人豪也。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

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

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

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它放蕩之場。

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

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嚟緊些兒

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

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

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

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為之侮玩。如

無名君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自贊云。弄丸餘暇

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  
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  
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  
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意思。元古未有人  
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  
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  
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願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  
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

子曰。願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  
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  
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晁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于伊川。伊川答書云。願  
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  
嘗一字及數。  
伯淳言。邵堯夫疾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  
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  
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

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願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它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甚有問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个小不動。

心。釋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它自如此。亦豈嘗學也。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又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

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見呂氏家塾記

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

或問堯夫所學如何。謝子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脩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數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煥之。師禮





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于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

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佑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廡，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

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為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

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為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

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第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

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

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飢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

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言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

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

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說。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

沒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時。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書。略述于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謚書

司馬溫公

橫渠之沒。門人欲謚為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溫公。以為不可。此帖不見於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諱。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諱。貴不諱。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諱之。諸侯相諱。非禮也。諸侯相諱。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諱。

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遺事

一十九條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

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以下並見程氏遺書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西銘顯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

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

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

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

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伊川先生書要文曰：西銘之語，未嘗與西銘問西銘何如。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

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

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無卽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願，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



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先生曰。由明至誠。此句却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則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見北斗。別處雖不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先生曰。子厚謹嚴。纔

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今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

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見上蔡語錄下同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

却如此不熟。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

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  
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

矣門生衰經挽車以葬

見邵氏  
聞見錄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  
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

若謂學於願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

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

見程氏  
遺書

案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  
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其它不同處亦多  
要皆後本為勝疑與叔後嘗刪改如此今特  
據以為定然龜山集中有跋橫渠與伊川簡

云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  
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使  
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固可知  
已案橫渠有一簡與伊川問其叔父葬事未  
有提耳懇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簡也然  
與伊川此言蓋退讓不居之意而橫渠之學  
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  
則自二先生發之耳

張御史

行狀

呂大臨

君諱戩字天祺少而莊重有老成之氣不與群童子  
狎戲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  
迫喻以為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  
閩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

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起爲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江陵府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府司竹監。秩滿以熙寧九年三月朔旦感疾卒。享年四十有七。君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急。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靈寶采稍歲用民力久爲困擾。至則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稍若干。以計其直。請命民納市于有司而罷其役。止就河壩爲場立價募民采伐以給用。言于郡守。監司皆不之聽。

後以御史言於朝廷行之。竹監歲發旁縣夫伐竹。一月罷。君謂無名以使民。乃籍隸監園夫。以日月課伐。以足歲計。其爲邑養老恤窮皆有常。察惡勸善皆有籍。鉤考會計密察不苛。府吏束手聽命。舉莫能欺。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鬪訟寇盜倍蓰它邑。異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君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篤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

卷六  
化之。獄訟爲衰。熙寧初上。初卽位。登用大臣。將大有  
爲。以御史召君。喜以爲千載之遇。間見進對。未嘗不  
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其  
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及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  
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事有不關興衰者。人雖  
以爲可言。皆濶略不辨。旣見而新政所更寢異。初議  
左右邇臣不以德進。君爭之不可。乃告諸執政。執政  
笑而不答。君曰。戩之狂易。宜其爲公所笑。然天下之  
士笑公爲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歎曰。茲未可  
已乎。遂謝病不朝。居家待罪。卒罷言職。旣去位。未嘗

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  
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  
號多訟。君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不億。不行小惠。  
訟者徃徃扣頭自引。不五六月。刑省而訟衰。未幾靈  
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吾昔日之賢  
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君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  
辭。而言于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  
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  
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君篤實寬裕儼然  
正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

親終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踈戚未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己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君力爲經其家事。別內外之限制。財用之節。男就傳。女有歸。誠意懇切。不弛其勞。人以爲難。而自處裕。

如也。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君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其兄載重於世。常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第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旣暴病卒。載哭失聲。如不欲生。將葬。手䟽哀辭。納諸壙。曰。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是月還葬。以從先大夫之兆。將求有道者以銘其墓。大臨惟君之善。有不勝書。要其大者。蓋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

死者復生而無憾。是宜得善言以傳諸後。敢次其狀以請。案呂氏文集有書請於明道先生云先生嘗許誌御史之墓。今文集無之。疑未及作也。

遺事五條

張戢為監察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戢怒曰。參政笑戢。戢亦笑。參政所為事耳。豈為戢笑。天下誰不笑之者。賜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戢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邪。退而家居申臺。不視事而待罪。見温公日錄張戢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為證。介甫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戢不能答。伊川

先生因曰。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見程氏遺書下

天祺有自然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薛景庸名昌朝

橫渠門人嘗為御史論新法

天祺有自然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以事為重也。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又邵氏聞見錄云。天祺在司竹。舉家不食筍。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賦賦以事為重也昔亦同首嘗受賦一卒是又然外

天極而自為聲氣則又實貴人文者天與康而小太

賦賦門人謂謂以為地而美賦然曰為賦美賦賦

具水遂取吳天極與景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太以事為重也依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天極而自為聲氣則又實貴人文者天與康而小太

賦賦門人謂謂以為地而美賦然曰為賦美賦賦

具水遂取吳天極與景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伊洛淵源錄卷第六

不食觀書

